



五夫镇兴贤古街上演龙鱼戏

武夷山的温柔,都藏在山野烟火里——

# 漫步古村,寻觅美好

□本报记者 张筱惜 文/摄

行走环带



下梅村的悠悠慢时光



红星村乡愁馆



吴屯瑞岩寺,银杏树下铺陈茶席。(资料图片)

倘若你问我,武夷山国家公园的夏天从哪一刻开始?

我会告诉你,从九曲溪第一缕晨雾散去开始,从茶山第一声呐喊回荡开始,从一个被露水打湿的村庄、一扇吱呀作响的木门推开的那一刻开始。

世人皆知,武夷有九曲绕青山,有天游揽云海,有岩骨花香漫过千峰万壑。那是一种雄浑与秀美交织的壮阔,是写在明信片上的风景。但很少有人知道,武夷山最深处的温柔,藏在散落山野的古村中,一处处“小而美”的珠子,被溪水、茶香和炊烟串起,等着有心人一颗一颗拾起。

荷塘寻韵、茶道访古、深山避暑、山野制茶、古村放空、梯田赏秋……六座宝藏村落,每一座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呼吸与心跳。不妨跟着心意选一处村落,出发——把自己交给山路,交给风,交给忽然映入眼帘的那一片金黄或碧绿。

## 朱子故里“写”风雅

驶入五夫镇,推开车门的那一刻,空气里浮动若有若无的清气。那是荷叶的味道,也是时光的味道。

五夫镇,朱子故里。八百年前的理学家曾在这里踱步、思考、讲学,把“格物致知”的种子撒进这片土地。如今,兴贤古街上,青石板被岁月磨得温润如玉,老宅院的木门斑驳,古牌坊上的字迹被风雨洗刷得模糊却依然挺立。

街巷蜿蜒,刚好容得下两个人并肩。阳光从屋檐的缝隙漏下来,碎成一地金色的光斑。你走着走着,忽然就慢下来了,不是脚步慢了,是心静了。仿佛下一秒,转角就会走出一个宽袍大袖的古人,与你拱手问好。

五夫镇不止于静默的历史,那轮番上演的四季花事,鲜活又动人。

每年二月到三月,油菜花已按捺不住,铺天盖地地开了。满目金黄,浩浩荡荡地铺向远山,小火车“咣当咣当”地穿行花海,孩子们的笑声被风吹得很远。

真正的盛景,在盛夏。万亩荷塘如约赴会,一夜之间,接天莲叶无穷碧。粉的、白的荷花从墨绿的叶丛中探出头来,有的矜持,有的热烈。清风拂过,荷叶翻涌如浪,荷香一阵一阵地扑过来,像一壶刚刚泡开的清茶。

此时节走进五夫,恰好赶上“荷花季”活动。古街上挂起红灯笼,民俗表演热闹登场,卖莲子羹的摊前排起长队,清雅的荷塘与热闹的人间烟火撞个满怀。

若你来,记得在荷塘边坐一坐。看一株荷从含苞到绽放,看蜻蜓落在花瓣上不肯走。原来,“风雅”二字,就写在这片土地上。

## 觅古寻茶慢听风

如果说五夫镇是书卷气的,那下梅村就是江湖气的。只不过这个江湖,早已把刀光剑影换成了茶香氤氲。

这里是“万里茶道”的重要起点之一。几百年前,一篓一篓的武夷茶从这里装上船,沿着梅溪进入闽江,再漂洋过海,去往遥远的俄罗斯、欧洲。如今,繁华已逝,但那条900多米的人工运河“当溪”还在。它穿村而过,像一条碧绿的丝带,温柔地浸润整座古村。

两岸的明清古民居沿河而立,青瓦白墙,飞檐翘角。最让人挪不开眼的,是那些砖雕、石雕、木雕:门楣上的戏曲人物栩栩如生,窗棂上的花鸟鱼虫纤毫毕现,梁柱上的祥瑞兽仿佛随时会腾空而起。每一道刻痕,都是一段故事;每一处细节,都藏着当年茶商们的审美与野心。

下梅村最好看的,是它的慢。找一家临溪的茶馆坐下,高冲低斟,茶水注入杯中,汤色橙红透亮。一叶轻舟悠悠横在水面,两岸的人家,有的在晾衣服,有的在择菜,偶尔传来几声鸡鸣狗吠。没有叫卖声,没有商业街的喧闹,只有生活本来的样子。

这样的村子,适合一个人来。什么都不做,就是发呆、喝茶、看水。待着待着,心就满了。



月亮湾,动静皆绿。

## 深山放歌享清凉



探访先锋岭,立关北望。

一路往南,山路开始盘旋向上。车窗外的风景从水乡田园渐渐变成了层峦叠嶂。等你觉得空气变得清甜、皮肤感到一丝凉意的时候,桐木村就到了。

桐木村藏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的深处,森林覆盖率超过94%。山高林密,每一口呼吸,都是草木的清气、泥土的微腥、苔藓的潮湿。阳光被层层叠叠的树叶筛过,落到地上时,只剩下温柔的、晃动的光斑。

山溪从高处奔流而下,清得能看见水底的卵石。把带来的西瓜用网兜装好,沉进溪水里。半小时后捞起来,刀锋刚碰到瓜皮,“咔嚓”一声,瓜就裂开了。咬一口,那种从内而外的冰凉清甜,是山野的馈赠,是溪水和时间的味道。

在这样的地方,不泡一壶茶是说不过去的。桐木村正是正山小种的原产地。取一小撮茶叶,用山泉水冲泡,茶汤金黄透亮,松烟香和桂圆甜在舌尖化开。

坐在溪边的石头上,听水声、风声、鸟声。燥热和烦闷,不知什么时候就被这山风吹散了。

若是还有兴致,不妨探访桐木关先锋岭瞭望塔。立关北望,无限风光尽收眼底。脚下的大峡谷像被巨斧劈开,亿万年的地质变迁,就写在那些红褐色的岩层里。自然之大,人之渺小,在这一刻变得无比具体。

## 待指尖沾染茶香

山的另一边,红星村正忙着它的茶事。

初夏时节,整座村子都浸在茶香里。家家户户焙着茶叶,拣剔茶梗和黄片。空气是绿的、香的、湿的。你分不清那是草木本身的味道,还是茶叶呼出的气息。

走进一家茶厂,老师傅正在焙茶。他递给你一顶斗笠、一个竹篓,带你上山采茶。“一芽两叶,要这样掐。”他的手指粗糙却灵巧,在茶树枝头轻轻一捻,嫩芽就落在掌心。不一会儿腰就酸了,但手心沾满的茶汁,那股清冽的香气,让你舍不得停下。

回到厂里,揉捻、发酵、焙火……每一道工序都亲手尝试。当一片鲜叶在你手中慢慢卷曲、变色、散发出焦糖般的甜香时,那种奇妙的成就感,像完成了一场仪式。你忽然理解了,为什么说“开门七件事”是柴米油盐酱醋茶。茶和米一样,是日子里离不开的东西,是一代代人指尖的温度。

村子里还有个乡愁馆,是老供销社改造的。玻璃柜里摆着旧茶篓、老式水壶、搪瓷缸、泛黄的小人书。一件件旧物“坐”在那里,看着时光流走。你站在它们面前,仿佛能听见几十年前这里人声鼎沸、茶叶过秤的声响。

如果时间还早,再走远一点。月亮湾的傍晚,水面被晚霞染成粉紫色,凉风习习;青龙大瀑布前,飞泉奔涌,水雾扑面,清凉入骨;兰花馆里,一株株珍稀兰花摇曳,这是山野给的惊喜。

## 把时间还给时间

红星村的热闹是外放的,而卜空村的热闹是内敛的。或者说,它根本没有热闹。

卜空村藏在群山的褶皱里,车沿着窄窄的山路开很久,才在某个转弯后,忽然看见几栋黑瓦木屋散落在溪边。村落像一幅晕染恰到好处中式水墨画,干净又温柔。

是的,就是那种最朴素的老房子。木墙被风雨浸成深褐色,青瓦上长着瓦松,石板路被踩得光滑。村口有一棵古樟树,两三个人才能合抱,树冠撑开像一把巨伞。树下有溪,溪水清浅,能看见小鱼在水草间穿梭。

在这里,时间不是用钟表量的,是用茶汤凉的。寻一处溪边的石头坐下,摆上随身带的简易茶席。烧水,泡茶,看热气袅袅地升起来,融进湿润的空气里。风吹过竹林,发出沙沙的声响,像有人在耳边说着悄悄话。云从对面的山顶慢慢飘过,影子在梯田上滑行。

没有Wi-Fi,没有外卖,没有催促。终于可以对天空发呆,看一只鸟怎么飞,看一朵云怎么散。那些在城市里紧绷的神经、焦虑的念头,被山风吹得一丝一丝地松开了。

你看,卜空不挣不抢,安安静静地蹲在武夷山的褶皱里,守着一方水土,过着自己的四季。

## 梯田银杏两相宜



初夏的吴屯后源梯田

吴屯后源梯田顺着山势一级一级铺开,像大地竖起的琴键。春来灌水,夏日听风,一场雨来,漫山云雾缥缈,如入仙境。

秋天是吴屯乡最好的季节。稻穗慢慢染成金黄,风一吹,整片山野都泛起金色的波纹。梯田水清稻茂,养着肥美的稻花鱼,偶尔跃出水面,闪一下银光又落回去。那是丰收最生动的注解。

沿着田间的小路骑行,山脚下藏着一座古寺,山门旁一株千年银杏,远远就能望见。

深秋时节,满树鎏金,叶子像一把把小扇子,在阳光下透亮。风来时,金色“蝴蝶”纷纷扬扬,铺满石阶和庭院。站在树下,仰头看那片纯粹的金黄,耳边传来悠悠钟声,所有的浮躁都被这份宁静洗净了。

挑一个午后,带一壶茶,坐在银杏树下。就那么坐着,看叶子一片片地落,让阳光在身上画满斑驳的光影。心里忽然冒出一句诗:“山僧不解数甲子,一叶落知天下秋。”

当你不知道去哪里的时候,就来武夷山的古镇古村逛逛吧。推开一扇木门,走一条石板路,喝一盏当地人泡的茶……你会发现,武夷山的浪漫,从来不止于壮阔山水。每一座村子,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。最美的风景,就在这些安安静静、有温度的地方。



1号风景道沿线风光